

江峰時刻 馬歇爾計畫與中共一路一帶

文 | 江峰

【責任編輯安康】歷史像水一般流淌。歷史上的今天，講述歷史真相，道出生命冷暖。

朋友們好，我是江峰。

1944年冬天到1945年春天，德國納粹封鎖了荷蘭的全部供應，整個荷蘭北部的國民都無法獲得足夠的糧食補給。

荷蘭人一向以自由、有骨氣著稱，這會兒也只能拿著勺子上街翻動垃圾桶，希望能找到一些食物。荷蘭語裡面有個詞兒叫做“De Hongerwinter 饑荒冬天”。這個冬天和之後幾年生出來的孩子，叫做“戰爭之子”。他們一輩子，看著就要吃，越吃越瘦，血糖水準高，這一輩子的疾病，都是他們在娘胎裡跟食物不足的媽媽爭營養造成的。然而就這些饑餓的冬天誕生的戰爭之子，卻創造了荷蘭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復甦的奇蹟。這一切都離不開戰後馬歇爾計畫。

不止是荷蘭，當時大半個歐洲都很難從戰爭創傷中平復。為什麼呢？這盟軍當年為了摧毀納粹生產能力，持續的轟炸，災難是從天而降，使絕大多數大城市遭到了嚴重破壞。德國占領區的牧師，指著中世紀建成的宏偉教堂，如今的一片廢墟：“Schau, diese Gotthuser。你們把上帝的房子都炸了。”中世紀以來的教堂，哥特式的尖頂，或者巴洛克式彩色圓拱，是人們找到自己故鄉的標識，如今都消失了。日夜不停的轟炸，把城市、鐵路、橋樑全打爛了。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耗費大量財力，而此時大多數陷入戰爭國家的國庫，早已被消耗殆盡了，哪找錢去呀！

信仰摧毀了，肚皮挨餓了，希望也渺茫了。蘇聯的紅色版圖迅速擴張。二戰歐洲戰場勝利後，美國憑藉其在二戰後的雄厚實力，為幫助其歐洲盟國，恢復因世界大戰而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，並同時抗衡共產主義勢力，在歐洲的進一步滲透和擴張，而提出經濟援助計畫。這一項計畫的靈感來自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喬治·馬歇爾(George



Marshall)，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。受這個靈感的啟發，開始了馬歇爾計畫。

歷史上的今天，1948年4月3日：美國總統杜魯門簽署了由國會通過的援助歐洲復興的法案。“馬歇爾計畫”正式執行。西歐各國通過參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，總共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、技術、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0億美元。算上通貨膨脹因素，這筆錢相當於2008年金融風暴以前的1,300億美元。

計畫臨近結束時，西歐國家中，除了德國以外的絕大多數參與國的國民經濟，都已經恢復到了戰前水準。有意思的是，大家知道西歐面積不大，但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國家之間衝突不斷，貿易壁壘高築。隔著一條河，隔著一個城堡，收的稅還特別高。馬歇爾計畫帶來的政治影響力，讓大家都看著美元來兌換，化解了很多歷史爭執，西歐各國的經濟聯繫日趨緊密，並最終走向一體化，成就了歐盟。

二戰後兩年，貧困滋養了共產主義的發展，史達林掌控了東歐的絕大多數國家，在那裡，他實施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，與西方世界的自由貿易形成強烈對比。

1948年蘇聯為逼迫盟軍從西柏林撤軍，全面封鎖了同盟國占領的西柏林和陸路交通。因為西柏林是一塊飛地，你把陸路交通一卡，就什麼都運不進來了。“你盟軍走不走？蘇聯就開始要脅了。你不走，西柏林老百姓要是餓死了，就是你們害的。”獨裁者善於用人民做人質，但是盟軍不吃這一套。也不撤退，也不

開戰，而是開起了一場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空運壯舉。

當時美國駐西德陸軍的首領是克萊上將。在沒有向華盛頓請示的情況下，他決定向西柏林的200萬市民空運所有必須的生活用品和其它物資。他撥通了英國空軍的羅伯森將軍的電話：“怎麼樣老夥計，那個數字你有了麼？”“有了，將軍，我是按照我們英國小夥子每天能吃多少來算的。每天最低配給量1,900千卡，柏林200萬人口需要646噸麵粉和小麥，還要有肉類和魚類，180噸的脫水土豆，還要有兒童奶粉”“哦，羅伯森，咱們不能讓德國人吃生肉呀，熱能和電力呢？”“哦，將軍，那每天就需要3,475噸煤，柴油和汽油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俄國佬聽說我們要拿飛機運煤，估計牙都要驚掉了！就這麼幹，夥計！你來安排你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夥伴吧！”就在這個時候，美國空軍韋德邁亞將軍來到歐洲巡視，他是美國支持中國戰場的駝峰運輸計畫的策劃者。他的到來，使得這場巨大的運輸計畫具備了操作的可能。於是，柏林上空的鷹開始飛翔。

西柏林滕珀爾霍夫空軍基地外面的草地上，孩子們隔著鐵絲網在張望。美國飛行員霍爾沃森，駕駛C-54型運輸機在機場降落後，看到鐵絲網外面有幾個孩子，霍爾沃森說：“我想給他們一些東西，雖然這些小孩並沒向我乞討。當時身上只有兩條泡泡糖，就把它們一撕兩半，隔著鐵絲網遞給他們，那些得到泡泡糖的孩子，看起來就像中了大獎似的。”

吃不到糖果的小孩，拿起包裝紙使勁地閉著眼睛聞著味道。好像這簡單的香味，也能夠帶給他們片刻的遠離饑餓的歡樂。這讓霍爾沃森看了心酸。他用蹩腳的德語帶著比劃，跟孩子們說，“Ich Süigkeiten bringen 下次來時，帶更多糖果給你們。”“Ja”，孩子們高興地蹦得老高，衣服上的煤灰也都高興地飛揚起來。然後霍爾沃森說“對了，這每天那麼多飛機起降，”霍爾沃森不想讓孩子們等那麼久，就告訴孩子們：“你們看到如果有一架飛機降落的時候，搖動翅膀，那就是糖果飛機來了。”孩子們就像相信聖誕老人的承諾一樣，等待著搖動翅膀的飛機的到來。

第二天霍爾沃森實現了諾言，進入機場跑道前，他開始搖晃飛機的翅膀，機場外的孩子們開始歡呼，然後，用手絹結成的小降落傘包好的一大包糖果，飄落下來，翹首以盼的小朋友們嚐到了久違的甜蜜。

媒體還報導了“uncle wiggly wing 搖翅膀叔叔”的故事，美聯社還打了個有趣的標題：“柏林上空的糖果轟炸機”(Lollipop Bomber Flies Over Berlin)。結果呢？這個故事激發了美國孩子對西柏林兒童的同情。許多學校開展活動，為西柏林兒童收集糖果。其他飛行員也自覺加入空投糖果的隊伍。每天搖動翅膀的飛機越來越多，每天期待糖果的孩子越來越多，在絕望當中等待甜美的這些孩子長大了，他們成為戰後德國建設的那一代人，找回了納粹奪走的信仰，並把和平與愛傳遞了下去。

當時東柏林的共產黨報刊，不相信美國人會慷慨地用飛機來挽救柏林的饑荒。他們嘲笑道：“美國人徒勞地試圖挽回面子，並維持他們在柏林站不住腳的地位。”結果呢？圍困無效，11個月後停止了封鎖。

這11個月的空運期間，柏林人看到的是這樣對比鮮明的圖景：蘇聯人從地面上把德國的東西，什麼都要，工廠設備、原材料，德國人家裡的鋼琴，德國姑

娘出嫁時的五斗櫃，老人的咖啡壺，他們都給拉走了，一火車一火車地拉回了俄羅斯。而英美則從空中用飛機把來自西方的食品、藥品、生活用品，源源不斷送進德國。由於美國在朝鮮戰爭的開支巨大，馬歇爾計畫1951年宣告結束。

中國官方智庫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美國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畫進行了大量研究，用中國式的思考，分析這樣的大型援助計畫，如何幫助建立美國的戰後全球霸權，包括美國政治文化、包括美元國際地位的影響，從而為中共的一帶一路提供參照。

儘管中共希望一帶一路達成當年馬歇爾計畫的目標，也想建立新霸主地位，也想確立人民幣的國際地位，但是中共官方並不願公開的比較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樣很容易讓世界，對中共的金錢後面的意識形態輸出產生警覺。中共外交部長王毅還說：免談價值觀，突出共同利益。但是這個世界上，就真的跟新時代的共產黨人一樣，眼裡只有金錢麼？只有眼前的利益嗎？

一位叫做斯特洛的西柏林女孩回憶起，當她聽到美國運輸機降落的聲音時，心中升起的希望：“孩子們，你們必須記住，我們曾是美國的敵人，戰爭剛剛結束3年，美國人就來幫助我們，讓我們能夠活下去。”覆蓋面和格局比馬歇爾計畫大的多的一帶一路，會面臨更多的文化政治生態的衝擊，甚至危機，共產黨人會有當年克萊將軍不需要請示美國政府，就開展空頭計畫的權力和意願麼？它會有一批在執行計畫中搖晃翅膀傳播關懷和悲憫的使者麼？

歷史上的今天，馬歇爾計畫，災難曾從天而降，希望也可以降臨；當欲望降臨，災難將再次從天而降。

附注：如果讀者朋友想看江峰時刻的視頻和其它江峰先生的欄目，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江峰，點擊訂閱，不要忘記再點擊右邊的小鈴鐺，這樣您就會每天收到江峰的免費視頻，每天都會更新呦！◇

廣告區